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青城十九侠

还珠楼主◎著

(第五卷)

民國走俠小說興藏
川說興藏
齊庫民國走俠小說興藏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青城十九侠

还珠楼主◎著

(第五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城十九侠. 第5卷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7095 - 0

I. ①青…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8742 号

点 校: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卢祥秋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4.25 字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七十回	横江白雾 绝壑运蛛粮 匝地金光 荒崖探怪迹	1
第七十一回	雷雨撼川峡 三吸金船寻异宝 烟光耀岩谷 同驱邪魅斩蛮僧	30
第七十二回	封地穴 奇宝奠灵川 斗妖人 神光败魔火	50
第七十三回	刃亲仇 孝女返灵岩 吞蛊毒 神蛛消巨害	76
第七十四回	芟妖孽 二女驰蛮荒 寻巨灵 群仙搜怪踪	91
第七十五回	明月朗青峰 炙鹿燔松清游如绘 重霄翔白羽 熔山沸石烈火烧空	120
第七十六回	净妖氛 议觅双童蛊 急友难 言寻比翼鸟	133
第七十七回	无意相逢 石玉珠班荆成宿契 有意求助 冷青虹促膝述前因	171

第七十八回	山川险阻 首涉仙都 洞壑幽深 重逢爱侣	197
第七十九回	一念痴情 无心成大错 两番涉险 五遁见玄功	221
第八十回	中奸言 险遭亡命 处世争 难结良缘	245
第八十一回	铸错信奸谗 忍教雹散春霆霜凋夏绿 锐身争急难 誓结三生鹣鹒同命鸳鸯	256
第八十二回	恩怨两难言 谁启戎心因聚斂 吉凶皆自取 同遭孽累为贪嗔	277
第八十三回	剑气纵横 铜鼓山下诛邪祟 烟波浩渺 香兰渚上拜仙真	295
第八十四回	狂飚起遥天 飞斧玄云伤怪士 祥云消劫火 沉舟碧海访珠宫	309
第八十五回	灵桂飘香 珠宫谈异迹 佛光度厄 黑海拯仙姝	336
第八十六回	入火宫 炎潭惊鬼女 斩灵蛇 绝岛斗仙童	363

第七十回

横江白雾 绝壑运蛛粮

匝地金光 荒崖探怪迹

话说那卖豆花饭的王老么，自从前日得了甜头，回到家中连夜做了几样拿手菜，准备次日敬给二女，好多得点赏钱。不料昨日等了一天未来，以为二女开船走去，自家又舍不得吃。正想乘今早会期卖出，忽见二女带了浪生走来，好不欢喜。

见摊前三条长板凳上都坐满了食客，唯恐二女官家小姐不愿与粗人杂坐共食，一面忙用好话催众人快食，说：“有官家定座到来，请让一步。”一面又令乃妻代为照管，挤迎上前说道：“两位官小姐，快请这里来。”那些顾客多是赶集的商农，先听王老么催快，还不愿意在说闲话；及见二女神情穿着俱为所慑，当是进香的大官眷属，三口两口忙着吃完会账走开。

王老么慌不迭擦抹案板，请二女、浪生坐了，换上新涤碗筷，赔笑说道：“小姐昨天怎没来照顾？还当官船开走了呢。前晚回家连夜宰了一只肥鸡，又把隔年留存的香肠、血豆腐蒸好，共配了四样菜略表孝敬，还没有动呢。”随说随将摊侧箱内菜肴取出摆上。

二女见是一碟棒棒鸡、一碟烂烧鸭子、一碟香肠、一碟血豆腐，外加摊上原卖的小笼蒸扣肉、大碗豆花带肉末香料。面前已摆了一大片，王老么还在现炒热菜，便说：“够了，我三人哪吃得下这许多？”王老么道：“这是小人一点心意。小姐们自然吃不多，听说这娃娃食量太大，庙里素包子都能吃上一笼，今天跟小姐出来开荤，少了哪够这娃娃吃？”

言还未了，浪生听王老么连叫他娃娃，怒喝：“你敢叫我娃娃？”怪眼一翻，便要纵起抓去。幸二女手快将他按住。王老么知他厉害，直说：“我说错了，小祖宗不要生气，我做好的你吃。”

浪生也真觉饿，二女一喝阻，便不再闹，埋头大吃起来。一会，王老么又

炒了一碟辣子鸡丁、一碟腰花、两碟素菜端过来。浪生自小随师茹素，初尝美味，高兴已极。彩蓉见他食量兼人，吃得又香，边吃边拿眼偷觑自己神色，哪一样菜都要留些，似未尽性，便笑道：“爱吃你只管吃，吃完叫他添，只不许吃酒好了。”王老么巴不得多卖，又添了两小笼扣肉、一碗豆花过来。浪生共吃了四碗冒儿头，菜是全光，方说够了。

这时别的顾客俱吃王老么推有官眷包座谢绝，因浪生生得异样，香客多听庙中养着一个怪婴，见了纷纷传说，齐来观看，摊侧人都围满。又见二女携带浪生情景，互猜浪生要被官家带去，从此享福，一步登天，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二女先见浪生吃得有趣，不曾觉察，见状未免厌烦。彩蓉给了五两银子，已要起身，猛瞥见前面香客游人东倒西歪，往两边乱挤，一个身材高大的头陀甚是眼熟，正往庙内挤去，不禁大惊，忙即悄告灵姑：“速带浪生绕向庙侧树林之内等候，我有事去去就来。此时千万不可和我在一起，遇我时不要说话，装作不认得才好。”

灵姑因彩蓉神色慌张，说完便走，料有原因。见王老么还在千恩万谢，随口敷衍两句，允其再来，径率浪生依言往庙侧密林之中走去。这时香客游人越聚越众，拥挤不通。

灵姑恐浪生力大，乱闯惹事，便将他抱起，低声叮咛不许言动，自往前挤。仗着民风敦厚，见是女子、婴童，都各避让，才得勉强挤向前去。行近庙前，瞥见卫诩在殿前石台上，方疑彩蓉是寻他去，猛听前面人声鼎沸，纷纷波动，循声一看，乃一个长大头陀，正由庙中挤将出来。

先前彩蓉见头陀时，灵姑面向饭摊，并未看见。此时见那头陀身高七尺以上，豹头狮鼻，浓眉大口，一双狗眼闪闪生光，额束银箍，满头黄发披拂，乱蓬蓬的，生相甚是狞恶。走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味朝前猛冲，所过之处，人全东倒西歪，众声叫骂。有那年轻气盛的不甘吃亏，便挥拳打去。头陀既不还骂，更不还手，仍然往前挤撞，如未闻见。可是打人的都相继呼痛，咒骂不已。

灵姑看出头陀神情有异，不但绝好硬功，弄巧还是妖邪一流，心愤出家人不应如此强横可恶，如在平时，早已上前处置。此时一则游人太多，动手恐有误伤；一则又惦着彩蓉行时之言，无暇及此，只好忍耐下去。经此一乱，再看卫诩，已然不见。绕到庙侧无人之处，回顾头陀，也将挤出人群，叫骂之

声相接；知道吃亏的人甚多，断定头陀决非善类。暗忖：“看此贼头陀行径，平日恶行可知，实是容他不得。等见彩姊商量之后，探明底细，如是凶僧妖邪，务须除去。只恐远来路过，一现即行，被他滑脱，又为世人贻害。”方欲到森林中无人之处飞空查看，忽听耳侧低语道：“速往庙后，道童宜从善在彼，我有话说。”

灵姑听出是彩蓉说话，忙穿过树林，绕抵庙后危崖之下，见宜从善满脸忧惶之色。彩蓉业已先到，等宜从善将灵姑引到崖脚一个大只方丈的石窟以内，方始现身出来。灵姑见她踪迹如此隐秘，问是何故？彩蓉叹了口气，答道：“方才你见那高大头陀么？”灵姑道：“你原来是为这贼头陀走的么？刚才你走时我并未看见他，你走后我来寻你，才得看见。他一味在人丛里横冲直撞，受小伤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如非想来寻你，抱有浪生，又恐人丛中动手误伤生事，早打发他了。那厮不过有一身好硬功，看他步行乱挤情形，不似什么高明人物，难道凭你还怕他么？”

彩蓉失惊道：“我走时匆忙，防贼头陀看见，不知你还未见，忘了告诉你。幸亏你不曾造次，不然又是一场麻烦。这厮乃是青海西昆仑二恶之一，原是番人出家，名叫赤隆儿瓜，外号金狮神佛。他还不说，最凶的是他师兄麻头鬼王呼加卓图，比他法力更深。二凶僧从小患难相交，情共生死，彼此心灵相通，又炼有几件极神奇的法宝，内中有一件乃是各人所戴金环，每遇危难，相隔千里取环一擦，另一凶僧便即闻警追来。

“其实他们不过身在旁门左道，不忌荤酒女色，性情粗暴，并不十分为恶，人不犯他，他不犯人，本来也与我无关。只为妖鬼未戮以前与他相识，有一年这厮路过北邙山左近，值我由外新回，与他路遇，定要将我劫去。我斗他不过，行法告急。妖鬼赶来，一见是他，先颇不愿得罪，说我是得力门人，不便奉赠，此外鬼宫儿女甚多，任凭挑选奉赠。他偏执意不允，要定了我。两下翻脸动手，他自非妖鬼敌手；妖鬼也只能将他困住，急切间不能伤害。后来这厮乘隙摩擦金环，困到次早，麻头鬼王从西昆仑赶来，将他救走。由此结下深仇，另约能手寻斗几次，均未得胜，恨我入骨。此时遇见，岂肯放过？

“这厮适才不曾隐身由人上飞越，乃是故意。近年我虽学会妖鬼邪法，如和他斗，仍是败的可能占多数；况当取宝吃紧之际，怎能惹他？原想这厮也许是无心路过，乘他未见，隐形追踪。暗中一查探，才知上年他已来过，不

知何故想占此庙，来寻庙主商量。

“他也是用重价购买，不是强夺。卞明德见他以前得我吩咐，允以下月相让。他却坚要提前，最好当时接收。说了若干好话，允以三日之后回信，方始走去。卞明德等三人因他师父还有多日才能坐化，听贼头陀语气甚是蛮横，意欲强占此庙，不让也要让，接庙以后，旧人一个不留，他师父已然闭关入定，不能惊动，本想一拼。只因我再三告诫，不敢妄动，为此十分焦急。

“那米商昨日到达，米也订好，起初打算运入庙仓存放，经此一来，只得变计。我令卞明德和米商说，将米船开往上流头无人之处停泊，今晚夜里由我将米船沉入水中，再行运入原乘木舟以内。虽然这类邪法颇干正教之忌，如若不知就里，被他看破，必然作梗。所幸为时不久，不见得只此个把时辰，就会有人路过为难，比起由庙运去多一周折，总妥当些。可惜灵妹入门未久，各派中人所识不多。此时如能得一见闻交游较多的正派中道友，到时隐身崖上守护，就万无一失的了。”

灵姑便问：“卫道友曾允相助，你虽坚拒，他意未忘，约他如何？”彩蓉叹道：“其实他在昆仑门下多年，正邪各派均有交游，见闻广博，用他实是最妙。无奈此时我与他越远越好，此情万承不得。说起伤心，以后不提他吧。”灵姑见彩蓉目波红润，隐含幽恨，也就不再提起卫羽曾在殿前石台上现身之事。

二女商议结果，因知颠仙到时必还另派能手前来相助，便令宜从善转告卞明德，赶紧暗中购办米谷，由她二人夜间先付买价，转交米商，令其依言行事，推说江神用米，不许传扬。头陀不可得罪，仍用婉言回复拖延，如能推到下月，自是最妙，否则与取宝之事必有关联。明斗不过，便将师父闭关之事告知，借给他一间庙房，等坐化后再让全庙。这样说法，只要把二女暗中主持一节隐起，于庙中诸人决不妨事，自己再行准备应付。

商定以后，宜从善便说连日忙乱，浪生在庙实难管束，请二女将他带走。彩蓉一想，已然应允，看浪生聪明，也还听话；凶僧保不住常来侵扰，浪生在庙，容易生事；带在身边虽要多费一点心思照料，却不致有甚别的乱子，便随口答应了。浪生先因恋师，不肯随往。及至师父闭关，室有禁制，不能擅入，又听卞明德等三人一说，唯恐二女舍己他往，误却仙缘，闻言大是欢喜。二女又诫他此去务要听话，不可胡乱言动。浪生允了，随同回转。大敌当前，不敢大意在崖上逗留，径回沉舟以内。

夜里彩蓉往庙中交付米银，并探头陀动静。到庙一看，大殿上蜡泪成

堆，香烟犹自弥漫。卞明德、宜从善、金百炼三人还同了十来个临时帮忙的村人正在收拾打扫，计算日间布施，忙得不可开交。彩蓉原是隐身入门，仍把卞明德悄悄唤出，同往西庙静室，交付米钱。问知香客黄昏始散，头陀去未再来。因他在庙前挤撞，好些受伤村人心中不服，都想寻他晦气。卞明德曾命一精细人暗往跟踪，那人去了好久，方始回说那头陀出村以后，便往庙后乱山走去，越走越快。

山路崎岖，正恐追他不上，头陀忽然回身将那人唤住，笑说：“我乃有道神僧，云游至此，发觉江心黑狗滩附近藏伏着怪物，意欲留此，为这一方除害。日里在人丛中挤撞，小有伤害，是众人有眼无珠，不知敬重所致。我如真有心为难，被撞的人一个休想活命。你既跟来，足见是个有心人。”为念俗人无知误犯，从身畔取出一道灵符，吩咐用一个水缸，将符焚化在内，受伤的人用此符水一抹伤处，立即痊愈，还治百病。

他并说庙中既无神光，又无妖气，乃是道士假名骗财。他因除害，兼爱庙前风景，已用重价向道士买庙，限令三日之内出让，由他住持。从此不但不要人们供奉，还可大显法力，为这一方造福。除怪时虽有用人之处，也以重金相酬，不令人白费气力。

回去可传语众人 and 道士，说他因见庙中香火已有多年，也许原来实有不成气候的小妖小怪，冒充神灵兴风作浪，吃那闭关的老道士除去。早上访问道士师徒名声不差，香火供银由人自愿，向不强募，算起来除混衣食外，尚无别的恶迹，故此好好商说；否则不特当时要将此庙强占，不给分文，还要另加处置。他已格外宽容，给了三日期限，休再不知好歹。让价任凭多大，决不还口。只管迟延，那就不客气了。看三个小道士俱似会点障眼法，如不服输，把庙产认作本身基业，不舍出让，可往后山白石崖顶上寻他斗法，以胜负来决，也无不可。说罢一片红光，人即不见。

那人和卞明德相好，也未向外传扬，径来报知。卞明德闻言，虽也不无忧疑，因知师父占算如神，既说自己去后，庙业归宜、金二人执掌，香烟还要大盛，别无凶险，又恃二女法力可以相助，以为此庙决不会被头陀占去。想试那符有无灵效，便备水缸一口，如言施为，姑令受伤人取水一抹，果然立愈。正想收拾就绪，趁夜静无人，去寻二女，彩蓉已经走来。

彩蓉听完前事，便令卞明德仍照日里所商应付，百事曲从，千万不可和头陀变脸。有自己在，就让他将庙占去，也是暂时的事，不多几日仍可夺回。

否则一旦为敌，取宝事忙，无力兼顾，庙固不保，连鲁清尘也不能在庙中闭关静修了。卞明德自是应诺。

彩蓉问明头陀所去途向，随即隐身往白石崖飞去。到后察看，荒崖枯寂，星月在天，削壁千仞，草木不生。崖顶怪石礧礧，连人坐立之处皆无，上下更无一个可以容身的洞穴，哪有头陀的影子。先恐被头陀的邪法瞒过，连用冥圣徐完所传搜形炼神之法试了几次，终于无人出现。知道不是所说不真，便是已离此他去，只得回转庙内。

彩蓉问知卞明德已将银子送往江边交与米商，心想：“子夜将过，难得凶僧不在，此时正好行法将米运入沉舟，何必再俟明晚？”忙又赶向江边。路遇卞明德交完米价回来，说米商周福庭多年交好，对鲁清尘师徒最是信服。起初听说米谷为供神之用，还不肯要银子，经卞明德再三解说，只令依言行事，不许泄露，方允收下。

二女泊舟之处浪大滩险，虽有神明默佑，终究害怕，为此还给了他一道灵符，护送米船乘夜前往。来时船已开行，大约明早便到，二女泊舟之处，舟人日间睡眠，候到夜里，便可行法收纳。两地相去要走二十来里上下，平日就是好天，也须好几班纤夫。因有灵符催护，只要一人掌舵，一人摇橹，即可平稳上驶。舟人见这样吃水的粮船，夜行如此容易，越发坚了信心，决不至于误事。

彩蓉知卞明德所习乃旁门中驱役五鬼的小术，稍微高明一点的一见即知。当此强敌伺侧之际，隐藏尚且不暇，如何还敢炫露？如被外人看破，立生祸变。如非事贵缜密，自己略为施展，便可运走，何须多费手脚？但知卞明德是一番好意，又不便多说。忙答：“这样不妥。但我如破了你的法，你以后便减灵效。速急收法，随我追去。”卞明德知船行江中，正当吃紧当儿，彩蓉却催他先收禁法后追，料有差错，好生惭愧，不敢怠慢，忙把禁法一撤。彩蓉也用遁法将他隐了身形，一同带起。

飞到江心上空，俯视江峡，宛如一条狭长的深沟。月光不照，暗景中只见星光随波闪动，夜色端的幽寂。晃眼追上那三只米船，彩蓉随带卞明德往下飞降。见船上布帆高扯，首船头上立着一个手持符篆的舟人不住展动。禁法撤去，符已失效，依旧乘风上驶，疾如奔马。照那走法，片刻即到沉舟之处，竟比预拟要快得多。知非无故，好生惊疑。匆匆教了卞明德几句话，以备少时如若现身，好与米商答话。跟着急飞首船，一把先将舟人所持符篆抢

去。到手一看，仍是卞明德原物，灵效早失，毫无异状，可是船行更速。

舟人因符无端自手失去，自是惊诧，一片喧哗，齐说：“船走得这么快，没了灵符，怎能叫船停止？没有止法，如何得了？”纷纷埋怨持符人自不小心。有的便主张摆设香案，向江神求告。此应彼和，乱成一片。彩蓉见众惊哗，恐万一无事生事，便将卞明德送到船上，命照适才所说略为增减，止住众喧。自己又在暗中留神照料，见机行事。

舟人见卞明德飞落，又是一阵喧哗。卞明德忙即喝止，假说奉了神命来此护送，吩咐噤声。并盘问众人，途中可遇甚事，俱答无有。彩蓉在侧，闻言越发奇怪。暗中行法试止前进，只略慢些，却止不住。又试探不出别的征兆，没办法，且等到地头再说。

不消片刻，船到沉舟附近，忽然自停。彩蓉四顾无异，忙回沉舟一问，灵姑也说，自她走后并无动静，暗忖：“对方道行甚高，看此行径，颇似暗中相助，并无恶意。好在身有颠仙所赐灵符，事急时可防万一。时机瞬息，且相机把谷米运回沉舟，再作计较。如真有人为难，运米时也必发难，否则定是颠仙命人来此暗助无疑。”便嘱浪生伏卧舟中，不许妄动，并令灵姑在水中加意防备，自水上面行法运粮。

等彩蓉出水一看，江峡上面已是大雾迷漫，星光全隐，越想越觉对方有意掩护。更不怠慢，先使舟人全数昏迷入睡。然后行法辟水，和沉舟一样，在水里空出停船之地，将三只船徐徐沉下，将米谷分运原乘独木舟内。一切停当，并无变故，心中大慰。随将三只船浮升水面，乘雾未散，亲身送船回泊。归途因是顺水，卸载之船行甚迅速，约有顿饭光景，便即回到江边埠头停泊。又嘱咐卞明德几句，便使舟人醒转，独自飞回。

这一来断定有了大力暗助，蛛粮已备，只等三日之后庙会终了，即可用金蛛吸上金船，取那船中所藏的至宝。彩蓉虽觉头陀所说黑狗滩除怪之言颇似意在金船，以此为借口，但是自问法力比头陀差不了多少。先时害怕，是因人少势单，难于兼顾。现已添一能手暗助，加上颠仙所赐灵符好用，不求胜敌，只求全船宝物到手即行，总可如愿，不禁心中一宽。

因取宝日期将到，次日仅由彩蓉一人隐身出探头陀和昨夜暗助送粮那人的下落，灵姑、浪生一直守在沉舟以内。浪生天性好动，初随二女回来时，见那五只独木舟都沉江中水深之处，上面隔有两三丈深的江水，人须穿水而下，而下面四外的水吃禁法隔闭却是空的，江水晶莹，清明若镜。船在中心，

水族游鱼就在离头丈许和四外晶莹之中游行往来，历历可睹，甚好看。有时灵姑为了逗他好玩，更把新从彩蓉所学的法术施展，放出光华照向上面，晶波辉映，幻为五彩，更成奇观。喜得浪生不住拍手欢笑，磨着灵姑演习，不舍离开。

灵姑告以此乃旁门小术，无足轻重。异日随往仙山修为有成，不特飞行绝迹，顷刻千里，灵山胜域，自在游行，而且还可了道成真，长生不老，种种好处，说之不尽。

浪生听得志夺神往，唯恐忤了二女意旨，日后不肯携带，百依百顺，无话不听。灵姑先颇愁他顽皮，不听约束，及见他这等听话乖巧，心中喜极，也是百计引他喜欢。所以两人守在船上，一点也不显寂寞。

可是木舟一切舒适，食物仅有二女所带干粮。浪生自随二女开斋，在庙前吃了一顿好的，心中不无恋恋。彩蓉去后，他忽然腹饥，偶问灵姑：“仙家法术能把吃的东西变来不能？”灵姑答道：“真到神仙境地，早已辟谷，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虽离成仙尚远，不禁饮食，但只可和昨日一样，身有便钱，遇上吃些，怎肯为那口腹之欲卖弄法术，炫惑世人呢？学道首主刻苦清修，我们在山中吃的多是山粮、野菜、黄精、薯蕷之类。庙前豆花饭因是多时未吃的家乡口味，又兼有事打听，才去吃了两顿。你将来拜了仙师，若不肯吃苦，却修不成呢。”浪生闻言，便取舟中干粮自吃。

灵姑见他没再言语，暗忖：“此子虽然聪明，毕竟是个才过周岁的婴儿，又是幼遭孤露，备历苦厄。虽幸鲁清尘哀怜留养，庙中生活也颇清苦，听他说昨日那等寻常饭食尚且是初次到口，小孩子家如何不口馋？似此聪明灵巧，生身父母如在，官家子孙，正不知如何爱怜呢。”心中一起怜念，浪生再一样样顺从，更觉委屈了他。

因知沉舟有师父灵符禁制，只要不升上水面，任多厉害的妖人也不能侵犯，纵然头陀是个大敌，但又不认得自己。左右无事，少去即回，决无妨害。便笑对浪生道：“你想吃昨天的豆花蒸肉么，我就带你去，这干粮不要吃了。”

浪生道：“大姑姑不是说不让二姑姑和我离开这里么？想是想吃，要用法术变来才好。离开这里，万一妖邪来了，大姑姑回来要怪我们的。”灵姑笑说：“我晓得，我带你去，不要紧的。”浪生自是喜欢。

灵姑遂带浪生离舟出水，飞上崖顶，略为眺望。正待起身，浪生似见崖后青光一闪，忙唤灵姑看时，已不再见。这时日甫过午，崖顶阳光甚盛。前

夜大雨之后，石凹中积潦未干，日光照处，光影闪动。灵姑闻说，先颇生疑。及至飞去察看，见崖后乱木丛杂，遍地苔藓，间以水潦，映日闪光，到处刺荆野蔓，无可驻足。苔痕又是一片浓绿，并无足印。只有一块高约丈许的怪石矗立在侧，光滑滑寸草不生，石上孔窍玲珑，大小何止百数。石后如有人物，隔孔可见，难于隐藏。全崖顶仅此数亩方圆地面生有草木，下余都是略具陂陀的秃崖，石质浑成，一目了然。因路难行，浪生又未看清，当是水光闪耀，也就没有往怪石底下细看，径率浪生往江神庙飞去，先到庙侧森林隐处飞落，然后步行出林。

会期正当极盛，香客虽减，庙前商贾云集，仍是热闹非常。二人由人群中挤向豆花摊，恰值午卖方过，食客稀少。王老么夫妻正在忙着添火蒸肉，往大锅中倒豆浆。见灵姑、浪生到来，忙即笑容让坐，问道：“小姐的船还没开么？还有一位小姐怎么未同来？”灵姑笑说：“她今日在船上吃过饭了。我们也许要等会完才走呢。”

王老么一面忙着添送饭菜，一面随口笑道：“今年我真运气，开市就利。先遇见你二位官小姐，随便吃点东西，给了那么多银子，已够我买几担谷的了。想不到吃十方的出家人也会有那样大方的，真是怪事。”浪生便问：“出家人可是前天挤人的头陀？”王老么答道：“不是他还有哪个？”

灵姑先未理会，闻言心中一动，忙即探询。王老么道：“昨天擦黑，我正收拾东西，那位大师父忽然走来要买吃的，我见他前天强横霸道，在人群里乱挤，一个出家人那样蛮不讲理，张口就要吃肉，一点不守清规，凭良心说实在是看不上眼，又恐他吃了不给钱，本心想推托不卖。因他长得凶神恶煞一样，那天又挤伤不少人，心里害怕，不敢惹他冒火。我屋里也怕惹事，不住挤眼，强劝我卖。没奈何只得忍了心痛，譬如少得几钱银子，舍财免灾，送些他吃。他偏吃得又多，单扣肉就吃了二十二笼、豆花十大碗，饭和别的菜还没记数，吃得我心痛极了。

“他和扫盘狮子一样，一小笼四片扣肉一口就光。他那里夸一声好，我心上便像挨了一大棒槌。心想舍这一顿饭，至少糟践我好几串钱。他吃着甜头，明天再接着来，还不把我吃死？太使我心痛了。把我屋里恨入了骨，他还吃个没完。直到后来，我翻菜柜给他看，说连明早卖的都已吃完，熟饭菜已一点没有，要吃还须拿钱现买现做，他才停了筷子。我见他坐着不走，心正打鼓：‘莫不还没吃够，要我再做给他吃吧？’谁想他是青海番子，人虽粗

野,用钱却真大方,这一顿不到两串钱的东西,居然给了我十多两银子。还说 he 正向道士买庙,以后天天买我吃的。这财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么?”

灵姑笑道:“你发财了,怪不得这么喜欢。那头陀可和你说 he 住在哪里么?”

王老么道:“他说住在后山白石崖。番子住的地方都怪。那白石崖离此很远,好些人连地名都不晓得,我还是十年前随人打竹狗去过两回,又险又陡。除了崖窝竹狗洞前长着一片竹子和无人肯吃的苦笋,连草都没有一根。总共几个竹狗做窝的石窟窿,又低又窄,人都走不进去,崖上下二三十里从无人迹。他偏住在那里,就不怕毒蛇、竹狗咬,人哪有安歇的地方呢?”

“自从头天他一发蛮乱挤,这里人没有不恨他的,要想在村里借住,也是无人肯留。我虽得 he 点钱,像这样不守清规的番和尚,真要把庙买去,日后这里香火也不会兴旺。再要是不安分,庙会散了不要紧,江神不来受祭,兴风作浪拿行船出气,那就糟了。”

“听说庙里鲁老道爷已然闭关入定,将庙传给大徒弟卞明德。他三个徒弟都有本事,不是糊涂虫。卞明德更是精明能干,文的武的都来得,何至于接手不两天,就把庙产让人呢?说是假吧,番子口气又那么硬法,好像两家已经说好,就在这两天。还说他爱这庙,江里又有水怪,非 he 不能除去,道士想不让也不行。”

“我听着奇怪,想起庙里老少道爷平日好处,不放心,连夜去见卞道爷报信。他师弟兄三个已早知道,并不着急。还说他师徒四个早想离开此地,难得这位神僧肯来接替,再妙不过。只是日期太迫,手边还有好些事未了,打算过上十天半月再让。都是出家人,给钱不给倒没什么。神僧性急,真非早接不可,只好和他商量,先匀一半偏厢给他师徒四人居住,候到事完,再行离开,只要不妨碍 he 师父的功行就行了。随后又把这位和尚的神通法力,说得天上少有,地下难寻。我一听口风,简直非让不可,心里实不愿意,情知这庙要糟,但又无法劝说。”

“刚生着闷气,走到坡上,忽听身后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正是那番和尚,板着脸问我:‘小道士说了甚话?’我倒着他吓了一跳。心想:‘庙既决定归 he,莫如敷衍一阵,管甚日后之事?且先得点现成好处再说。’便把卞道爷所说的话,添枝加叶说了一套。”

“这番子真吃恭维,听人怕 he 神通法力,高兴极了。说他本意并非强占

此庙，愿出重价来买。满想道士把持不让，为除水怪起见，他便给些重价与道士，用法力硬往外轰。不料道士对他如此恭敬，连背地里都是那么诚心，倒不好意思强逼了。适才正打算进庙商量，明早交接，忽接师兄来信说有要事，催他立刻回去，并不许今日与庙中道士见面。

“他正想找人带话，正遇我出来。先疑我是道士耳目，现才知是好人。叫我传话与卞道爷，说他奉师兄之命，非回去一趟不可。但他主意已定，庙仍要买，此去约有三两日耽搁就来，念在对他心诚恭敬，不加强逼，银子任凭要多少，庙是必让。最好乘他走这三两天，赶紧安排准备移让；真要是来不及，务把大殿和西偏厢先行让出。到了立坛除妖之时，却得听他调遣，不许随意行动。

“说完他又给我一锭银子，严嘱不许对别人说，否则他是神僧，决不宽容。我想青海很远，如何赶得回来？他把我领到庙侧无人之处，将手朝地一指，立时涌起一朵金莲花，托了他向空飞去，晃眼不见。如是别人，定被瞞过。我恰听人说过，番人都会障眼法儿；又随过鲁老道爷几个月，得知好些门道。假意跪地叩头不起，暗中偷觑，那金莲花果是假的。一会便见一条黑影由我身侧闪过，料定是他，恐被觉察，仍装不知。看在银子分上，望天叩了好些头，捣了好些时鬼，才往庙里去传话。卞道爷只答可以，也没说什么。

“我猜那和尚说回青海见他师兄定是假的。他们多会邪法，吞刀吐火，驱遣恶鬼。他定要这庙，不知出甚花样，我有点放心不下。恰巧我有个侄儿大毛，是个赶船的，年轻力壮，手脚板着实来得，上月和主人打架，散了伙，没处着落，前来寻我。听我屋里人谈起此事，他说那番和尚在成都辟邪村时见过。也没和我夫妻说，今早起五更便往白石崖去探看。

“他前年跟番和尚办过一件事，还得了百多两银子，知道番和尚法力很好，住的地方，不画符念咒显不出来。到了崖顶遍找不见，便照番和尚当初所传符咒一划一念，果然现出一座牛皮小帐篷，人却不在。看出和尚果是熟人，人去青海并非假话，既留帐篷在此，日内一定回来。他本为没钱养家着急，知和尚手头大方，他又帮过大忙，只要见面，好歹也弄他一二百两银子，从此可以回家买田，不再出来奔波劳碌，喜欢得了不得，适才兴冲冲来和我报喜信。

“据他说，和尚除了爱吃酒肉、玩女人，并不做甚坏事。玩女人也是用钱买，不是霸占强奸。他原是番子，与我们出家人不同，不能怪他。不过他老

庙在青海，他买这庙必有什么缘故暂时居住，决不会长。我侄子以前好赌荒唐，人却诚实，所说必不会假。我问他帮过番和尚什么大忙，他却不谈。那牛皮帐篷还在崖上，只是别人看不见罢了。”

灵姑知彩蓉连日寻找头陀下落，曾往白石崖去过两次，俱未寻到踪迹，心甚忧虑。不意无心中探出底细，并还有人得过他亲传出入帐篷之法，暗自喜慰。但仍做不经意之状问道：“番和尚所居帐篷既有法术障眼，你侄儿用什符咒使它现形的，你知道么？”

王老么道：“其实我侄儿大毛从小随我长大，最是亲热听话。我适才也问过，他说别的都能依我，唯独这件事，番和尚用他时原是迫于无法，看他诚实忠心，才行传授，传时还赌过恶咒，万万泄露不得；如若违背，对人说了，便有杀身之祸。并且大毛只要一泄露，番和尚那里立时知道，无论相隔千里万里，只消他一行法，三日之内大毛就非死不可，番和尚又恶又狠，杀人不眨眼，大毛是知道的，居然还敢私下去窥探他，也因问心无愧之故。说时，正赶晌午来了好些买主，没空多说。我想大毛不会再传人的了。”

灵姑先想用银子买动王老么，向大毛学那符咒。一听口风甚紧，知他叔侄一般诚信，不便再行套问。随即给了一小锭银子，便同浪生去找卞明德。问知彩蓉晨间来过，旋即他去，未说何往。蛮僧三日之约已届，本定当日接庙，昨晚忽命王老么带话，自愿从缓，不知何故。灵姑因王老么与鲁清尘师徒多年交往，又是庙中旧人，情感甚好，如由卞明德设法诱探，劝令传那符咒，或许有望，便把前事告知。

灵姑谈了一阵走出，遍寻彩蓉未遇。盘旋到了黄昏将近，估量彩蓉已回。回到沉舟一看，自从晨起出去，并未回舟。知彩蓉不会走远，如欲他往，必先通知。似此竟日不归，她又无甚别的交往。虽有一个卫诩，但因自己失身妖鬼，清白已污，暗自伤心，不愿再践宿诺。再三力说，心志已决，不可更移，连面都不愿再见，焉有朝说夕更之理？不禁疑虑。等到半夜，仍不见回，唯恐彩蓉又往白石崖，被头陀赶回撞见，或是中道误遇，闪避不及，动起手来，为妖法所困。越想越像，焦急万分。

灵姑明知彩蓉虽然出身邪教，但是见多识广，法力高强，她如不是头陀对手，自己去了也是白饶。无如同舟共济，患难深交，万无恕置之理。暗忖：“师父昔日曾说，自己福缘深厚，到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师传飞刀更是百邪不侵的神物利器；还有新得的那柄五丁神斧更是灵奇，妙用无穷，虽未亲